

持久性收入对中国农民消费影响分析

于淑波^{1,2}

(1.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2. 山东财政学院 经济学院, 济南 250014)

摘 要: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年农民消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持久性收入及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现阶段农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大”的结论,并从增加持久性收入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就增加农民消费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持久性收入;农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08)02-0071-04

近几年,我国开始积极扩大内需,但农民的消费增长速度始终比较缓慢,这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农民消费,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调动,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1 农民消费分析的理论选择

目前,在分析消费问题方面,西方消费理论发展比较完善。有关新古典消费函数^[1]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等,这些理论就不同收入对人们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中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后来的理论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假定消费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函数,其基本公式是: $C = \alpha + \beta Y$ 。式中: C 为现期消费; α 为自发性消费,即基本生活消费; β 为边际消费倾向; Y 为即期收入; βY 表示引致消费。该函数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的和,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在做消费决定时,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人的消费水准的影响。该假说的理论核心是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指消费者会受周围人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消费,如果周围人的消费水平高于自己,出于对社会地位和面子的考虑,即使收入

较低,消费者也会打肿脸充胖子,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棘轮效应是指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即消费具有不可逆性。

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都是即期模型,不符合消费者的最优决策。因此,弗里德曼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提出了持久性收入假说。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分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暂时性收入是消费者一时的、非连续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持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可以预期的、连续的、带有常规性质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由其持久性收入决定的,而不是由其暂时性收入决定的,即消费者总是按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短期内,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不能断定收入的增加是否会一直继续下去,因而不会马上充分调整其消费;同样,当收入下降时,消费也不会马上出现相应的下降;而如果在长期内,消费者发现收入变动是持久性的,就会在持久性收入水平上充分调整其消费支出。因此,一次性暂时收入的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而持久性收入的变动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化很大,短期边际消费倾向总是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西方消费理论对中国农民消费问题研究的适用性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消费品供给短缺,农民的选择自由度低且只能基本维持温饱,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这一时期的农民消费

收稿日期:2007-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JY049)

作者简介:于淑波(1962—),女,山东栖霞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消费经济。

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平均主义格局被打破,农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增强,农民的消费行为经常会受到周围人消费水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民消费问题可以用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来解释^[2]。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消费品比较充足,消费品价格完全放开,农民有了完全的消费选择自由,是否消费的主动性完全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提前消费的观念,即根据自己的持久性收入情况适当地借钱消费一些耐用品和奢侈品。随着金融消费信贷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流动性约束相对减少,这更为基于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提供了便利条件^[3]。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对农民实行了多予少取的政策,增加了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建立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农村税费进行全面改革,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也被提上了日程。另外,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也增加了农民的基础性收入;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增多,也为农民增加了稳定性收入来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在我国现时期对农民

消费的影响中,以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成为现阶段分析我国农民消费问题的最佳选择^[4]。

2 农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将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两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生活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可列出一个关于我国农民消费的回归方程,即 $C_t = \alpha + \beta Y_p + \gamma Y_t$ 。其中, C_t 为现期生活消费支出, α 为必需的生活消费支出, Y_p 为持久性收入, β 为持久性收入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 Y_t 为暂时性收入, γ 为暂时性收入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寻找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数据比较困难,因此在进行分析时,本文通过弗里德曼的估计方法^[5]来计算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Y_p = (Y_e + Y_{e-1} + Y_{e-2}) / 3,$$
$$Y_t = Y_e - Y_p。$$

(1)

式(1)中: Y_e 为现期收入,可用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表示; Y_{e-1} 表示前一期收入; Y_{e-2} 表示前两期收入。

从式(1)可以看出:持久性收入 Y_p 为当期和前两期的现期收入的简单算术平均;暂时性收入 Y_t 则以现期收入 Y_e 和估计的持久性收入 Y_p 之差表示。

表 1 我国农民 1992—2005 年的收入与消费 (元)

年份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C_t	农民人均纯收入 Y_e	农民人均持久性收入 $Y_p = (Y_e + Y_{e-1} + Y_{e-2}) / 3$	农民人均暂时性收入 $Y_t = Y_e - Y_p$
1992	659. 01	784. 00		
1993	769. 65	921. 62		
1994	1 016. 81	1 220. 98	975. 53	245. 45
1995	1 310. 36	1 577. 74	1 240. 11	337. 63
1996	1 572. 08	1 926. 10	1 574. 94	351. 16
1997	1 617. 15	2 090. 10	1 864. 65	225. 45
1998	1 590. 33	2 162. 00	2 059. 40	102. 60
1999	1 577. 42	2 210. 34	2 154. 15	56. 19
2000	1 670. 13	2 253. 42	2 208. 59	44. 83
2001	1 741. 09	2 366. 40	2 276. 72	89. 68
2002	1 834. 31	2 475. 63	2 365. 15	110. 48
2003	1 943. 30	2 622. 24	2 488. 09	134. 15
2004	2 184. 65	2 936. 40	2 678. 09	258. 31
2005	2 555. 40	3 254. 93	2 937. 86	317. 07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表 1 是我国农民 1992—2005 年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对以上数据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C_t = - 14. 16766 + 0. 718415 Y_p + 1. 297676 Y_t,$$
$$(- 0. 321382) \quad (42. 21340) \quad (14. 92707)$$

其中, $R^2 = 0. 994988$; $F = 893. 3262$; $D. W. =$

2. 523760。 R^2 为可决系数, F 为 F 检验值,括号中的数字是 t 值, $D. W.$ 为德宾 - 沃森检验值。从回归结果来看: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F 值大于 10,说明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但在显著性水平 $\alpha = 0. 05$ 下,常数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概率为 0. 7553,大于 0. 05,说明常数项对被解释变量

影响不大,因此剔除常数项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C_t = 0.713425 Y_p + 1.280439 Y_t。 \quad (2)$$

(107.3729) (19.61507)

其中, $R^2 = 0.994930$; $F = 1962.532$; $D.W. = 2.500443$ 。

该结果的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F 值也很大,而且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概率均为 0,这说明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但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从实际情况分析,这说明农民有超前消费的倾向,同时也说明农民并不是仅仅根据暂时性收入安排支出的,而是综合考虑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决策的;同时,从农民消费情况的数据表中可以看到,在 1996—2000 年期间,农民的暂时性收入一直呈下降态势,且下降幅度较大,但消费支出却在稳步增长,暂时性收入的下跌和消费的稳步增长恰好证明了两者的相关性很弱。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之所以大于 1,是因为消费者根据持久性收入安排消费的时候,在必需的情况下会考虑借贷或动用一部分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消费超过当期获得的暂时性收入。

以表 1 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做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与消费的散点图,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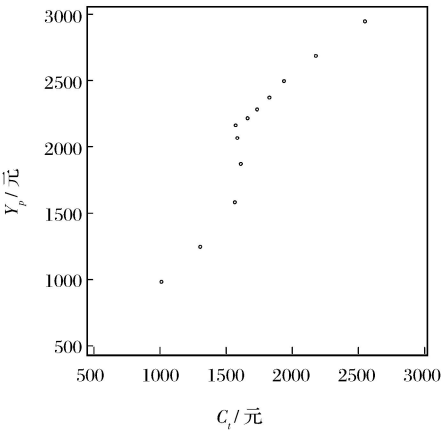


图 1 C_t 与 Y_p 的散点图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人均持久性收入为 2 000 元以上时,消费与持久性收入 Y_p 基本呈线性关系,而消费与暂时性收入 Y_t 的线性关系不明显:这也是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 的原因之一。为了减少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对方程进行对数变换,得出以下结果:

$$\ln C_t = 1.039808 + 0.765826 \ln Y_p + 0.113192 \ln Y_t。 \quad (3)$$

(3.914910) (24.95151) (8.129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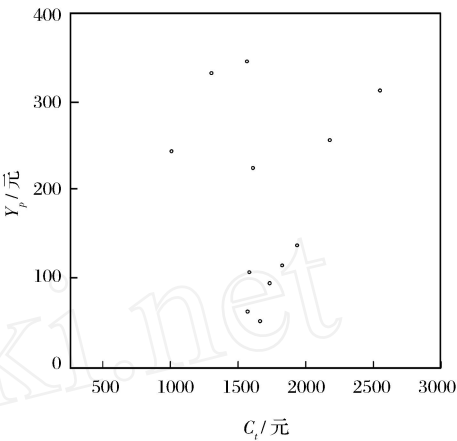


图 2 C_t 与 Y_t 的散点图

其中, $R^2 = 0.985755$; $F = 311.4049$; $D.W. = 1.889495$ 。式(3)中, $\ln Y_p$ 和 $\ln Y_t$ 的系数可近似看作是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图 3 显示了式(3)的拟合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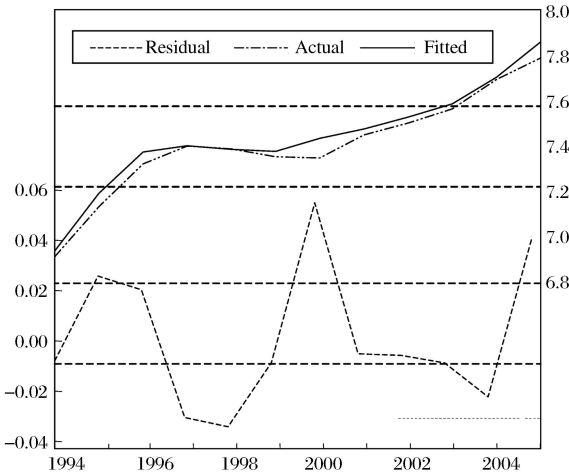


图 3 农民消费支出与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曲线拟合图

在以上分析结果中,可决系数 R^2 接近于 1, F 值很大,方程的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拟合图也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主要受持久性收入及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与持久性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农民持久性收入的增长,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具体来说,农民的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765826,即持久性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消费就增加 0.765826 个单位,这说明持久性收入的变化对农

民消费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2) 暂时性收入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很弱。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113192,其增加或减少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很小。近年来,尽管暂时性收入有增有减,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却一直在稳定增加;因此,虽然暂时性收入是农民消费时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对农民生活消费几乎没有影响。

综上,持久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要增加农民的消费,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持久性收入,并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增加农民的持久性收入,主要应减少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为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农民收入不稳定、缺乏持久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农民收入也相应地不稳定、缺乏持久性。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应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减小自然因素对农业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过程较长,农业生产要素(如土地)又具有供给弹性小的特点,所以短期内农产品供给对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较弱,导致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市场风险。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应不断完善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储备制度,从而稳定农产品的价格,进而稳

定农民的收入。

要提高农民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主要是要改变农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心理预期,因为如果农民认为未来的收入会增加或未来的支出会减少,就有可能消费其中的大部分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提高农民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应改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心理预期,可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入手,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使农户具有较高的、稳定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应改变农民对未来支出的心理预期,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农村医疗、养老保险的建设等,以减少农民的未来支出,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农民消费。

参考文献

- [1] 黄亚均,袁志刚. 宏观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89.
- [2] 朱信凯,雷海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 2003(11):44-45.
- [3] 杨素梅. 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模型分析[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3):93-94.
- [4] 韩倩,王健. 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5(5):66-68.
- [5] 臧旭恒. 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91.

Analysis on Effects of Permanent Income on Chinese Farmers' Consumption

Yu Shubo^{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Friedman's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o research Chinese farmers' consumption. Through analyz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f China in econometrical method, it draws conclusions that permanent income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of permanent incom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influencing Chinese farmers' consumption at present.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raise permanent income and relevant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of Chinese farmers.

Key words: permanent income; farmers' consumption;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